



Handwritten text in a vertical column, written in a reddish-brown ink. The characters are in a cursive style, likely representing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title of the work. The text is oriented vertically, reading from top to bottom.

信 书

〔近代〕章炳麟 撰
范剑华 整理
李国钧 审阅

客 帝 匡 谬

自古以用异国之材为客卿，而今始有客帝。客帝者何也？曰：如满洲之主中夏是也。夫整军之将，司税之吏，一切假客卿于欧美，则以鸡林鞞鞞之宾旅，而为客帝于中国也，何损？知是，而逐满之论，殆可以息矣。抑夫客卿者，有用之者也。客帝者，孰为之主，而与之玺绂者乎？明堂大微，不司其勋；岱山、梁父，不载其德。盗沃土于中夏，而食其赋税。既无主矣，而客于何有？曰：已矣！弗复道矣。《咸池》之均，弗可以入里耳矣。必若言之，吾则曰：中夏之共主，自汉以来，二千余年，而未尝易其姓也。昔者《春秋》以元统天，而以春王为文王。文王孰谓？则王愆期以为仲尼是已。欧洲纪年以邪苏，卫藏纪年以释迦，而教皇与达赖喇嘛者，皆尝为其共主。中夏之共主，非仲尼之世胄则谁乎？梅福之讼王章也，见新室盗汉之朕而塞之也；及王章不可讼，而上绍殷之议，其指归则以圣庶夺適为臬。是何忘汉之社稷，而为此阔疏之计邪？夫固曰：素王不绝，黑绿之德不弛，则中夏之域，亘千百世而有共主。若夫摄斧宸、掌图籍者，新乎？汉乎？则犹菌鹤马蛭之相过乎前而已矣。繇福之说，苟言大同，必有起于侧陋，握石椎而怀神珠者，吾民以为可恃，然后君之。斯固拥戴也，亦不得世及矣。若犹是世及也，冠冕未裂，水土未壅，则中夏之共主，其必在乎曲阜之小邑，而二千年之以帝王自号者，特犹周之桓、文，日本之霸府也。苟如是，则主其赏罚，而不得尸其名位。中夏有主，则为霸府于丰镐、秣陵、汴、雒、北平者，汉乎？满乎？亦犹菌鹤马蛭之相过乎前而已矣。苟摄之者不得其指，而自以镇抚九有，若天之有摄提大角，斯犹大夫之胙岱，其罪不赦。此汉唐之所以为天囚非命，而客帝之所以愈迫民以攘逐也。难者曰：今之衍圣公，其爵则九命，其册封则必于京室。今倒植其分，霸其封之者，而帝其受之者，其左夫？曰：已矣！弗复道矣。吾固曰《咸池》之均，弗可以入里耳矣。《繁露》有言：“天子不臣二代之后，而同时称王者三。”是则杞、宋之在周世，其名则公，其实则王也（《书·梓材》：“以厥臣达王惟邦君。”《正义》曰：“郑以王为二王之后。”）。夫以胜国之余孽，不立其图法，不用其官守，然犹通三统而王之。况朝野皆奉其宪典以纲纪品庶者欤？名曰衍圣公，其实泰皇也。若夫锡命之典，自汉之封，绍嘉以至于今，更十七姓，七十有余主，而不能以意废黜之。夫非一代之主所得废黜者，则亦非一代之主所得册封也。虽微册封，于孔氏之位何损？其册封，则警主媚臣之自为僭滥，亦犹乾隆之世，英吉利尝一通聘，而遽书之以为入贡之藩云尔。且昔者成周之末，王赧已虏，而东周特畿内之侯也。其于七王，爵位固不相若，亦侍祠贡献惟谨，且听其黜陟焉。宋氏之于金、元，亦尝至乎称臣称侄矣，而言神州之王统者，终不以彼而夺此。苟以是为比，则衍圣当帝，而人主之当比于桓、文霸府也，岂顾问哉？虽然，此犹千载之蛊事，臧于石室，史官儒生，得守空文以持其义，而世主未尝既其实也。土箸之后，逆取顺守，尚已。方其盛时，持重万钧，环天下而为臣妾，虽临辟雍，固不欲捐其黄屋，以朝孔氏之尝酎，斯已泰矣。及夫陵夷积弱，处逃责之台，被窃铎之言，大枋既失，势侔于家人，宁奉表以臣敌国，而犹岿然自谓尊于玄圣之裔，岂不悞哉！乃夫宾旅侵突而为君者，故迹梁远，以华夏为异类，蜂刃所抵，类馮厥宗，而无所殷痛。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金华之屠，啖肉也如黑鹭，窃室也如群鹿。其他掇发窖藏，掘冢坏陵，而取其金鼎玉杯银尊珠襦之宝以为储藏者，不可以簿籍计也。及统壹天下，六官犹耦，防营犹设（明末马、阮筑板矶城为西防。左良玉叹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今之驻防，则谁防乎？名不正，言不顺，二百年泄泄然而不改，异夫），托不加赋以为美名，而以胡骑之餽饟。剗敝府库；迨有狱讼，则汉民必不可以得直；迨有剧寇，汉臣贤劳而夷其难；创夷既起，又置其同族于善地以乱其治。吾

义士之谋攘逐者，亦宁有过职乎？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以是为神州大诟。夫故结肝下首而不欲逞，非其丧志，鉴于蜀、宋也。蜀相之结荆杨也，非忘报也，彼甚曹氏，则吴不得怨；故覆于南郡，烬于白帝，再挫之忿，而不敢复焉。宋与女真，宗祧之痛也，引蒙古以灭之，终自戕败，庙算失也。故地处其逼，势处其隘，九世之仇，而不敢复焉何者？犇牛之斗，玄熊响怒以格其间，则二牛皆齧也。且夫今世则又有圣明之客帝，椎匈啮臂，以悔二百五十年之过矣。彼疏其顽童，昵其地主，以百姓之不得职为己大耻，将登荐贤辅，变革故法，使卒越劲，使民果毅，使吏精廉，强力以御白人之侮。大东辛颛之胄，且将倚之以为安隐，若是又可逐乎？虽然，弗逐，则高义殆乎格，配天之志殆乎息矣。决胜负于一朝，两族皆僨，而不顾其后者，日莫涂远之所计，虽非少康，犹之伍员也。中夏虽坏败，宁无其人邪？其攘逐满洲也，在今日，其不攘逐满洲也，亦在今日。客帝诚圣明，则必取谟于陆贄，引咎降名，以方伯自处（《唐书·陆贄传》：德宗议更益大号，贄奏言：若以时屯，当有变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禘郊之祭，鸡次之典，天智之玉，东序之宝，一切上之于孔氏；彤弓黄钺，纳陛矩鬯，一切受之于孔氏退而改革朝官，皆如宗人府丞（朝官皆满汉二员，独宗人府丞则祇一汉员）。圈地之满、蒙，驻防之八旗，无置马甲，而除其名粮，一切受治于郡县。自将军以至佐领，皆退为散秩。大政既定，奏一尺书，以告成于孔氏。吾读《伊尹书》，有九主，有素王。吾读《中候》，至于霸免（郑注：“霸犹把也，把天子之事。”），有受空之帝（郑注：谓楚义帝）。今以素王空帝，尸其名位，而霸者主其赏罚，则吾中夏所君事者，固圣胄已。其建霸府于域中，则师不陵正，而旅不逼师，臣民之视客帝，非其后辟，其长官也，霍光也，金日磾也，李晟也，浑瑊也，其种系不同，而其役使于王室也若一，则部曲之翼戴之也。汉乎？满乎？亦犹菌鹤马蝟之相过乎前而已矣。君臣不属，则报志可以息，虽弗攘逐，无负于高义。然则二族皆宁，而梅福之大义，且自今始既其实焉。以是流衍于百王，而为宪度，其有成劳于中夏也，亦大矣！难者曰：今中国羸病，炊之则僵，犁五稔必仆。难尊崇孔氏，以息内讧，其何瘳乎？曰：尚观明堂合宫之法，官天下则帝孔氏，百世丕天之定律，非独为滑夏之代而已。且夫发愤为天下雄，则百稔而不仆；怠惰苟安，则不及五稔而亦仆。吾所议者，为发愤之客帝言也，非为怠惰苟安者言也。夫苟怠惰苟安，虽采椽茅茨，若自处于臣虏，可以亡国；发愤而为雄，而后以降名尊主为可恃也。不然，则一饭之顷，已涣然离逝矣，安能五稔？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章炳麟曰：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且汉帝虽孱弱，赖其同胤，臣民犹或死之。满洲贱族，民轻之，根于骨髓，其外视亡异欧美。故联军之陷宛平，民称“顺民”，朝士以分主五城，食其廩禄，伏节而死义者，亡一于汉种，非人人闾茸侷态。同异无所择，孰甘其死？繇是言之，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汽，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今弗能昌言自主，而以责宣尼之主柘，面欺！箸之以自劾录，而删是篇。

分镇匡谬

与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则莫若分镇。分镇尚已。昔唐太宗欲世授节度，而马周、李百药之论，则谓亲属且不可以领土字。其后淮朔不宾，柳宗元祖述其意，作《封建论》，盖惧镇将世及，尾大踰戾，黜陟将自主。属时清明，未有外侮，其论议固足以自守也。宋之季，而祸发于穹庐，州郡破碎，墓无完棺，里无完室，则李纲始有分镇之议。虽不竟行，南宋卒赖以自完其方部。然后知封建有其魅，而郡县有其非也。定倾之道，一彼而一此。轩辕大角之兽不见，则王者不能以革故。及阳节既尽，必守前世故常之论，以外重内轻为足以亏国家之大柯，此文俗吏之所乐，而知时者故未以是为权概也。自明以来，行省则有布政使，主用人治赋，不得操兵柄。其后以疆宇瘠荒，非能正众之丈人，使之节制将吏，不足以为治，于是有以大臣为督抚者。当明之衰，直隶一隅，有总督三人；十有三行省，其巡

抚乃至二十有九。威权虽众著，然所驭乃不过数郡。土宇既狭，不足行其意。终于流寇票突，外患蹶迹，如决漉池而莫之夭阏。此无他，劫于马、李、柳氏之论，常惧方镇屈强，不用朝命，故宁削弱其土，使局促不得自展，至于疆宇坼裂而不悔也。满洲起朔方，因袭明旧，稍省督抚，小者不损一行省，使教令所下，渐及泰远。然犹禀命于六部，不敢自擅。咸丰之季，汉帝已立，重以外寇，孤清之命，阢阢如累九丸。赖大酋明圣，枢臣善方略，一昔举臧滕肩鏊之智而破碎之；自征自抚，自生自杀，自予自夺，一切属其权于疆吏。是时知兵之臣，威令振聒，或出其竟外，而上不以文法制之，卒能戡灭太平，盗其天球。繇此言之，内外之重轻，所以为利害者，断可知矣。今方镇荼弱，而四裔乘其敝，其极至于虚揭政府，使从而劫疆吏，一不得有所阻挠，割地输币，无敢有异议。彼其所以钳束者，则外轻之效，非乎？与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则莫若以封建、方镇为一。置燕、齐、晋、宋及东三省为王畿，注措无所变。其余置五道：曰关陇，附以新疆；曰楚蜀，附以西藏；曰滇黔桂林；曰闽粤；曰江浙（谓三江、浙江）。道各以督抚才者制之，冠名以地，无以虚辞美称；行政署吏，惟其所令；岁入贡于泉府者数十万，毋有缺乏；扶寸地失，惟斯人是问。一受其爵，非丧土缺贡，终其身无所易；死则代以其属吏，荐于故帅，而锡命于朝。其布于邻国，则曰：斯吾附庸之国也，交会约言在是，天室弗与知（案：联邦之制，虽同等联邦，外交固在中央政府也。不同等联邦无论。然清室之于朝鲜任自遣使，既尝破其例矣）。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夫清世名位至滥，独爵号乃重于灵鼙之鼓。蒙古而外，非宗室无有处王位者，虽五等亦非勋臣不得与。此其法昉于汉、明之制。然明永历讨不庭也，何腾蛟则以中湘王封墓。其后若金声桓、李定国数子，皆剖青圭而正王位，其膏不屯，其印不刓。何者？遭值丧乱，则守文之制，固运而往矣。且古者上公九命，子男特五命耳，其位乃下于列卿。是故成周之典，足以度越千世。其中叶，惟唐制最中绳。其秩，亲王正一品，与三公三司同；嗣王郡王，则不过从一品；降及男国，则不过五品。故宰相皆公，而将帅以郡王封者三十余辈。以李光弼之部，王者至十校。今俄、英之相，多以王公称者。远则唐制，而近则西邻，以此崇重方镇，夫何牵于往日之制乎？或以唐世河北失驭，其端自方镇之有功始。此皆愚儒无知，惩既成之事，顾不知其谋始之所以难也。使唐无方镇，十道且不能保，奚翅失河北而已！其卒旅距抗命者，以武夫驛突之将，勇于趋利，而未尝知方，故侵寻至不可制。今以文臣，而惧其跳踉为桀寇，自唐以来，其孰覩之哉？夫法不外操，而兵不中制。今自九服以内，旬始未出，而瓜分固已亟矣。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方镇虽不肖，尚略得三四人，其他或愿恣无雄略。吾闻晚明之将帅，史可法最劣，其次有瞿式耜，其次有李定国，其次有郑成功、张煌言。后出益惊，则习于戎事故也。始虽愿恣，而代之者必雄略矣，其痛于中制者亦远矣。且夫利不过幅，则用足也；思不出位，则虑周也；兵不外募，则士附也；吏不旁掣，则功立也。当裔夷之竟，而求之剽末，以觊自全，使烝民有立，政府缓带，舍是则无长计矣。若其检式群下，和齐县内，微革更官制，则犹篆车之无辐。而丁时者或未意是也。颂曰：皇以闾之！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章炳麟曰：怀借权之谋，言必湊是。今督抚色厉中干，诸少年意气盛壮，而新用事者，其意畏又过大耄旧臣，虽属以一道，弗能任。传曰：负且乘，盗之招也。纵满洲政府能弃，若无收者何？夫提挈方夏在新圣，不沾沾可以媮取。鉴言之莠，而删是篇。

提 要

《尙书》，作者章炳麟(1869~1936)，字太炎，又字枚叔，浙江余杭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民主革命家和思想家，也是著名的国学大师。

“尙”音求，迫促之义。《尙书》曾有过三次结集：先 1899 年初刻本，再 1902 年重订本，后 1914 年易名《检论》。从初刻本、重订本到《检论》，不仅是篇目数量的增删和编排序列的变化，在内容上且反映了作者思想的转变，即从改良主义立场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后来又趋向保守的立场。

《尙书》的三次结集，以重订本最具革命锐气，保存了第一次未收和第三次删去的一些具有革命内容的篇章。此次点校，以 1904 年东京翔鸾社铅印出版的重订本为底本，参校 1980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章太炎全集》。凡改正的字句，均在章末校记中说明，以备查考。

尙 书 目

原学第一	1	公言第二十七	40
订孔第二	1	平等难第二十八	40
儒墨第三	2	明独第二十九	41
儒道第四	2	冥契第三十	42
儒法第五	3	通法第三十一	43
儒侠第六(附上武论征张良事)	3	官统上第三十二	44
儒兵第七	4	官统中第三十三	47
学变第八	4	官统下第三十四	48
学蛊第九	5	商鞅第三十五	49
王学第十	6	正葛第三十六	50
颜学第十一	7	刑官第三十七	51
清儒第十二	8	定律第三十八	51
学隐第十三	11	不加赋难第三十九	52
订实知第十四	12	明农第四十	53
通讖第十五	12	禁烟草第四十一	53
原人第十六	13	定版籍第四十二	54
序种姓上第十七	14	制币第四十三	55
序种姓下第十八	21	弭兵难第四十四	55
原变第十九	23	经武第四十五	56
族制第二十(附许由即咎繇说)	24	议学第四十六	56
民数第二十一	26	原教上第四十七	57
封禅第二十二	27	原教下第四十八	58
河图第二十三	27	争教第四十九	59
方言第二十四	28	忧教第五十	60
订文第二十五(附正名杂义)	29	订礼俗第五十一	60
述图第二十六	39	辨乐第五十二	63

相宅第五十三	65	哀清史第五十九(附中国通史略例) ...	72
地治第五十四	66	杂志第六十	75
消极第五十五	67	别录甲第六十一(杨颜钱)	76
尊史第五十六	68	别录乙第六十二(许二魏汤李)	78
征七略第五十七	71	解辩发第六十三	80
哀焚书第五十八	71		

叙曰：幼慕独行，壮丁患难；吾行郤曲，废不中权；速鞠迫言，劣自完于皇汉。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章炳麟录。

原学第一(墟书一)

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希腊言:海中有都城曰韦盖,海大神泡斯顿常驰白马水上而为波涛(《宗教学概论》)。中国亦云。此非滨海者弗能虑造是也。伯禹得龟文,谓之九畴。惟印度亦曰:鸿水作,韦斯拏化鱼。视摩拏以历史,实曰“鱼富兰那”。二讖之迹,国有大川,而馈饷其诬。寒冰之地言齐箫,暑湿之地言舒绰,瀛坞之地言恢诡,感也。故正名隆礼兴于赵,并耕自楚,九州五胜怪迂之变在齐稷下。地齐然也。七雄构争,故宋併、尹文,始言别宥,“以聊合欢,以调海内”。雅典共和之政衰,贵族执政,而道益败。故柏拉图欲辨三阶:以哲学者操主权,德在智;其次军士,德在勇;其次农工商,德在节制(柏拉图生于贵族,素贱平民主义,至是又惩贵族主义,故构此理想政体)。周室坏,郑国乱,死人多而生人少。故列子一推分命,归于厌世,“御风而行”,以近神仙。希腊之末,甘食好乐,而俗淫湎。故斯多葛家务为艰苦,作“自裁论”,冀脱离尘垢,死而宴乐其魂魄。此其政俗致之矣。培根性贪墨,为法官,以贿败。以是深观,得其精和,故能光大冥而倡利己。路索穿窬脱纵,百物无所约制,以是深观,得其精和,故能光大冥而极自由。庄周曰:封侯与治统者,其方同也,惟其材性也。夫地齐阻于不通之世,一术足以矧量其国民。九隅既达,民得以游观会同,斯地齐微矣。材性者,率特异不过一二人,其神智苟上窥青天,违其时则与人不宜。故古者有三因,而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

订孔第二(墟书二)

远藤隆吉曰:“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夫差第《韶》《武》,制为邦者四代,非守旧也。处于人表,至岩高,后生自以瞻望弗及,神葆其言,革一义,若有刑戮,则守旧自此始。故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咎在于孔氏。祸本成,其胙尽矣。”(远藤氏《支那哲学史》)章炳麟曰:凡说人事,固不当以禄胙应塞。惟孔氏闻望之过情有故。曰:六艺者,道、墨所周闻。故墨子称《诗》《书》《春秋》,多太史中秘书。女商事魏君也,衡说之以《诗》《书》《礼》《乐》,从说之以《金版》《六弢》(《金版》《六弢》,道家大公书也,故知女商为道家)。异时老、墨诸公,不降志于删定六艺,而孔氏擅其威。遭焚散复出,则关轴自持于孔氏,诸子却走,职矣。《论语》者晦昧,《三朝记》与诸告饬、通论,多自触击也。下比孟轲,博习故事则贤,而知德少歉矣。荀卿以积伪俟化治身,以隆礼合群治天下。不过三代,以绝殊瑰;不贰后王,以綦文理。百物以礼穿毂,故科条皆务进取而无自戾(《荀子·王制》上言:“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下言:“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二义亦非自反。雅声、旧文、旧器,三代所用,人间习识。若有用五帝之音乐、服器于今,以为新异者,则必毁废。故惊注曰:“复三代故事,则是复古不必远举也。”)。其正名也,世方诸仞识论之名学,而以为在琐格拉底、亚历斯大德间(桑木严翼说)。由斯道也,虽百里而民献比肩可也。其视孔氏,长幼断可识矣。夫孟、荀道术皆踊绝孔氏,惟才美弗能与等比,故终身无鲁相之政,三千之化。才与道术,本各异出,而流俗多视是崇堕之。近世王守仁之名其学,亦席功伐已。曾国藩至微末,以横行为戎首,故士大夫信任其言,贵于符节章玺。况于孔氏尚有踊者!孟轲则蹶矣,虽荀卿却走,亦职也(荀卿学过孔子,尚称颂以为本师。此则如释迦初教本近灰灭,及马鸣、龙树特弘大乘之风,而犹以释迦为本师也)。夫自东周之季,以至禹,《连山》息,《汨作》废,《九共》绝,墨子支之,祇以自陨。老聃丧其征藏,而法守亡,五曹无施。惟荀卿奄

于先师，不用。名辩坏，故言蔽；进取失，故业堕；则其虚誉夺实以是也，虽然，孔氏，古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斗矣。谈、迂嗣之，后有《七略》。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

白河次郎曰：“从横家持君主政体，所谓压制主义也。老庄派持民主政体，所谓自由主义也。孔氏旁皇二者间，以合意干系为名，以权力干系为实，此儒术所以能为奸雄利器。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则又不如从横家明言压制也。”案：所谓旁皇二者间者，本老氏之术，儒者效之，犹不若范蠡、张良为甚。庄周则于《马蹄》《胠篋》诸论，特发老氏之覆。老、庄之为一家，亦犹输、墨皆为艺士，其攻守则正相反，二子亦不可并论也。故今不以利器之说归曲孔氏。余见《儒道》篇。

儒墨第三（庖书三）

《春秋》《孝经》，皆变周之文，从夏之忠，而墨子亦曰“法禹”。不法其意而法其度，虽知三统，不足以为政。戾于王度者，非乐为大。彼苦身劳形以忧天下，以苦自戢，终以自堕者，亦非乐为大。何者？喜怒生杀之气，作之者声也。故湏然击鼓，士恚怒矣。铎然撞篳于，继以吹箫，而人人知惨悼。儒者之颂舞，熊经猿攫，以廉制其筋骨，使行不愆步，战不愆伐，惟以乐倡之，故人乐习也。无乐则无舞。无舞则茶弱多疾疫，不能处憔悴。将使苦身劳形以忧天下，是何以异于腾驾蹇驴，而责其登大行之阪矣？嗟乎！巨子之传，至秦汉间而斩。非其道之不逮申、韩、商、慎，惟不自为计，故距之百年而堕。夫文始五行之舞，遭秦未灭。今五经粗可见，《乐书》独亡，其亦昉于六国之季，墨者昌言号呼以非乐，虽儒者亦鲜诵习焉。故灰烬之余，虽有窆公、制氏，而不能记其尺札也。乌乎！佚、翟之祸，至自毙以毙人，斯亦酷矣。诋其“兼爱”而谓之“无父”，则末流之瞞言，有以取讥于君子，顾非其本也。张载之言曰：“凡天下疲癯残疾鰥寡惻独，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或曰：“其理一，其分殊。”庸渠知墨氏兼爱之旨，将不一理而殊分乎？夫墨家宗祀严父，以孝视天下，孰曰无父（详《孝经本夏法说》，此不具疏）？至于陵谷之葬，三月之服，制始于禹。禹之世，奔命世也。墨翟亦奔命世也。伯禽三年而报政，曰：革其故俗，丧三年乃除。大公反之，五月而报政。然则短丧之制，前倡于禹，后继踵于尚父。惟晏婴鏹之，庐杖衰麻，皆过其职。墨子以短丧法禹，于晏婴则师其媿畜，而不能师其居丧，斯已左矣。虽然，以短丧言，则禹与大公皆有咎，奚独墨翟？以蔽罪于兼爱，谓之无父，君子重言之（又案，《水经·淇水注》：《论语比考》曰：“邑名朝歌，颜渊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独顾，由蹇堕车。”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顾视凶地，故以足蹇之，使堕车也。”寻朝歌回车，本墨子事，而《论语语》以为颜渊。此六国儒者从墨非乐之证也。至于古乐，亦多怪迂，诚有宜简汰者。然乐则必无可废之义）。

儒道第四（庖书四）

学者谓黄老足以治天下，庄氏足以乱天下。夫庄周愤世湛浊，已不胜其怨，而托卮言以自解，因以弥论万物之聚散，出于治乱，莫得其耦矣。其于兴废也何庸？老氏之清静，效用于汉。然其言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其所以制人者，虽范蠡、文种，不阴鸷于此矣。故吾谓儒与道辨，当先其阴鸷，而后其清静。韩婴有言：“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国可耻。”儒道之辨，其扬推在此耳。然自伊尹、大公，有拨乱之才，未尝不以道家言为急（《汉·艺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大公》二百三十七篇）。迹其行事，与汤、文王异术，而钩距之用为多。今可睹者，犹在《逸周书》。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故事，约《金版》《六弢》之旨，箸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其治天下同，其术甚异于儒者矣。故周公诋齐国之政，而仲尼不称伊、吕，抑有由也。且夫儒家之术，盗之不过为新莽；而盗道家之术者，则不失为田常、汉高祖。得本不求赢，财帛妇女不私取，其始与之而终以取之，比于诱

人以《诗》礼者，其庙算已多。夫不幸污下以至于盗，而道犹胜于儒。然则愤鸣之夫，有讼言“伪儒”，无讼言“伪道”，固其所也。虽然，是亦可谓防窃钩而逸大盗者也。

儒法第五（庖书五）

自管子以形名整齐国，箸书八十六篇，而《七略》题之曰“道家”。然则商鞅贵宪令，不害主权术，（见《韩非·定法篇》）自此始也。道其本已，法其末已！今之儒者，闻管仲、申、商之术，则震栗色变，曰：“而言杂伯，恶足与语治？”尝试告以国侨、诸葛亮，而诵祝冀为其后世。噫！未知侨、亮之所以司牧万民者，其术亦无以异于管仲、申、商也。然则儒者之道，其不能按法家，亦明已。今夫法家亦得一于《周官》，而董仲舒之《决事比》，引儒附法，则吾不知也。夫法家不厌酷于刑，而厌歧于律。汉文帝时，三族法犹在，刑亦酷矣。然断狱四百，几于兴刑措之治者，其律壹也。律之歧者，不欲妄杀人，一窃箸数令，一伤人箸数令，大辟之狱差以米，则令诛。自以为矜慎用刑，民不妄受戮矣。不知上歧于律，则下遁于情，而州县疲于簿书之事，日避吏议，妮妮不暇给。故每蔽一囚，不千金不足以成狱。则宁过而贯之。其极，上下相蒙，以究于废弛。是故德意虽深，奸宄痼因以暴恣，今日是也。仲舒之《决事比》，援附经讖，有事则有例，比于鄘侯《九章》。其文已冗，而其例已枝。已用之，斯焚之可也！箸之简牍，拭之木觚，以教张汤，使一事而进退于二律。后之廷尉，利其生死异比，得以因缘为市，然后弃表淳之明，而从缪游之荡。悲夫！儒之戾也，法之毙也。吾观古为法者，商鞅无科条，管仲无五曹令。其上如流水。其次不从则大刑随之。律不亟见，奚有于歧者？子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乌乎！此可谓儒法之君矣。

儒侠第六（庖书六）

漆雕氏之儒废，而闾里有游侠（《韩非·显学》：漆雕氏之儒，“不色挠，不目逃，行世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是漆雕氏最与游侠相近也）。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岂惟儒家摈之，八家亦并摈之。然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侯生之完赵也，北郭子之白晏婴也（见《吕氏·士节篇》），自决一朝，其利及朝野。其视聂政，则击刺之萌而已矣。且儒者之义，有过于“杀身成仁”者乎？儒者之用，有过于“除国之大害，扞国之大患”者乎？夫平原君，僭上者也，荀卿以为“辅”；信陵君，矫节者也，荀卿以为“拂”（见《荀子·臣道篇》）。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而特其感慨奋厉，矜一节以自雄者，其称名有异于儒焉耳。大侠不世出，而击刺之萌兴。虽然，古之学者，读书击剑，业成而武节立，是以司马相如能论荆轲（《艺文志》杂家：“《荆轲论》五篇，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天下乱也，义士则狙击人主，其他藉交报仇，为国民发愤，有为鸱枭于百姓者，则利剑刺之，可以得志。当世之平，刺客则可绝乎？文明之国，刑轻而奸谀恒不蔽其辜，非手杀人，未有考竟者也。康回滔天之在位，贼元元无算，其事阴沈，法律不得行其罚，议官者廛而去之。虽去，其朋党众，讙于井里，犹桑疑沮事。当是时，非刺客而巨奸不息，明矣。故击刺者，当乱世则辅民，当治世则辅法。治世知其辅法，而法严诛于刺客，何也？训曰：大臣能厚蓄积者，必浚民以得之，如子孙之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故不若恣其不道以归于人（本《唐书·卢坦传》载坦语）。彼攻盗亦捋取于不道矣，法则无赦，何者？盗与刺客冒法抵禁者众，则辅法者不得独贯以生。哲王者知其裨补于政令，而阴作其气，道之以义方已矣。今之世，资于孔氏之言者寡也，资之莫若十五儒，“虽危起居，竟信其志”；“引重鼎不程其力，螽虫攫搏不程勇”者（凡言儒者，多近仁柔。独《儒行》记十五儒，皆刚毅特立者。窃以孔书氾博，难得要领。今之教者宜专取《儒行》一篇，亦犹古人专授《孝经》也）。

附：上武论征张良事

《楚汉春秋》曰：淮阴武王反，上自击之（淮阴武王，韩信也。汉世诸王，诛死者亦

有溢。燕刺王是其比矣。言上自击之者，即伪游云梦事，古史文不甚明了耳），张良居守。上体不安，卧辘车中，行三四里，留侯走东追上，簪堕被发，取辘车排户，曰（案《说文》：“取，使也，从攴，取省声。”此非其字，当是揖之或字。《说文》：“揖，推搡也，从手，耳声。”此则从攴，耳省声。揖辘车者，推启其窗）：“陛下即弃天下，欲以王葬乎？以布衣葬乎？”上骂曰：“若翁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葬乎？”良曰：“淮南反于东，淮阴害于西（案：反、害，字当互讹。时淮南未反也。淮阴王楚，亦在长安东南，视淮南则在西矣），恐陛下倚沟壑而终也（引见《御览》三百九十四）。”世读《太史公书》，言留侯如妇人好女，皆念以为运谋深婉，不兆于声色间。观其簪堕被发，一何厉也？秦汉间游侠之风未堕，良又素习于椎击者。下邳受书而后，优游道术以自持，忍也。而轻侠蹈厉之气，遇亟则亦显暴，固与诸葛亮、谢安之徒异矣。武德衰，学士慕良，乐闻其阔缓宁靖，其材性则莫之崇法也。是故登为大帅，而不任举一佩刀，谋于轩较之下，目可瞻马。

儒兵第七（尙书七）

甚矣！《阴符经》之缪也。其言曰：“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以为杀机之蛰，必至是而后起也。夫机之在心也，疾视作色，无往而非杀，无杀而非兵。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岂必至于折天柱、绝地维哉！儒者曰：“我善御寇，‘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虽文王之用师，莫我胜也。”君子曰：田儻！其一曰：“我善御敌，仰屋以思，为兵法百言。虽以不教民战可也。”君子曰：“黠而愚！隅差智，故而呆。夫治兵之道，莫径治气。以白挺遇刃，十不当二；以刃遇火器，十不当一；以火器遇火器，气不治，百不当一。治气者，虽孟、荀与穰苴，犹是术也。有本有末而已矣！末而末者，可以擗其本。故蹴鞠列于技巧（《汉·艺文志》兵家有《蹴鞠》二十五篇），棋势、皇博列于术艺（《隋·经籍志》兵家有《棋势》四卷，《皇博法》一卷。案，今德意志教陆军有兵棋，其来远矣），不知者以为嬉戏也。其知者，以为民性有兵，不能旦旦而用于寇，故小作其杀机，以鼓其气。与儒者之乡射，其练民气则同。虽孟、荀与穰苴，犹是术也。此兵之本也。若夫临敌之道则有矣。方机动时，其疾若括镞；非先治气，则机不可赴；赴机以先人，而人失其长技矣。故曰：智者善度，巧者善豫，羿死桃楸不给射，庆忌死剑不给搏。王守仁知气，此所以成胜。

学变第八（尙书八）

汉晋间，学术则五变。

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教皇也。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故扬雄变之以《法言》。《法言》持论至削易，在诸生间，峻矣。王逸因之为《正部论》，以《法言》杂错无主，然己亦无高论（《正部论》元书已亡，诸书援引犹见大略，下论亡书准此）。顾猥曰：颜渊之箪瓢，则胜庆封之玉杯（《艺文类聚》七十三，《御览》七百五十九引）。欲以何明，而比儗违其伦类？盖忿狷之亢辞也。华言积而不足以昭事理，故王充始变其术，曰：“夫笔箸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也。”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摘，不避孔氏。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未有能逮者也。然善为蜂芒摧陷，而无枢要足以持守，斯所谓烦琐哲学。惟内心之不充颖，故言辩而无继。充称桓君山素丞相之迹，存于《新论》（《定贤篇》）。《新论》今亡，则桓、王之学亦绝。或曰：今之汉学，论在名物，不充其文辩，其正虚妄，审乡背，近之矣。东京之衰，刑赏无章也。儒不可任，而发愤者变之以法家。王符之为《潜夫论》也，仲长统之造《昌言》也，崔寔之述《政论》也，皆辨章功实，而深嫉浮淫靡靡，比于“五蠹”；又恶夫以宽缓之政，治衰敝之俗。《昌言》最恢广。上视扬

雄诸家，牵制儒术，奢阔无施，而三子闾达矣。法家之教，任贤考功，期于九列皆得其人，人有其第，官有其伍，故姚信《士纬》作焉。乱国学者，盛容服而饰辩说，以贰人主之心，“修誉不诛，害在词主”（二语即《阮子正论》之言，见《意林》四引）。故阮武《正论》作焉。自汉季以至吴、魏，法家大行，而钟繇、陈群、诸葛亮之伦，皆以其道见诸行事，治法为章。然阔疏者苟务修古，亦欲以是快其佚荡。故魏衰而说变。当魏武任法时，孔融已不平于酒几，又箸论驳肉刑。及魏，杜恕倜傥任意，盖孟轲之徒也。凡法家，以为人性伎驽，难与为善，非制之以礼，威之以刑，不肃。故魏世议者言：“凡人天性多不善，不当待以善意，更堕其调中。”惟杜恕闻之，而云：己得此辈，当乘桴蹈沧海，“不能自谐在其间也”（《魏书·杜恕传》注引《杜恕新书》）。恕为《兴性论》，其书不传。推校之，则为主性善者。其作《体论》，自谓疏惰饱食，“父忧行丧，在礼多愆，孝声不闻（引见《意林》五）。”荀卿所谓顺情性而不事礼义积伪者也。盖自魏武审正名法，钟陈辅之，操下至严。文、明以降，中州士大夫厌检括苛碎久矣。势激而迁，终以循天性、简小节相上，固其道也。会在易代兴废之间，高朗而不降志者，皆阳狂远人。礼法浸微，则持论又变其始。嵇康、阮籍之伦，极于非尧、舜，薄汤、武，载其厌世，至导引求神仙，而皆崇法老庄，玄言自此作矣（魏晋间言神仙者，皆出于厌世观念，故多藉老庄抒其愤激。独葛洪笃信丹药，而深疾老庄，恶放弃礼法者如仇讎。观《抱朴》外篇《疾谬》《诘鲍》，其大旨在是矣。盖吴士未遭禅让，无所忿恚，故论多守文。及其惑于仙道，根诸天性，亦视愤世长往者为甚也）。

凡此五变，各从其世。云起海水，一东一西，一南一北，触高冈，象林木而化。初世雄逸，化成于草昧，而最下矣。然箸书莫易以杂说援比诸家。故季汉而降，其流不绝。汉时周生烈已为《要论》。其后蒋济作《万机论》，譙周作《法训》，顾谭作《新语》，陆景作《典语》，杜夷作《幽求新书》，杨泉作《物理论》。秦菁、唐滂之徒，皆有论箸，或称杂家，或缘儒老。上者稍见行事兴坏，其次乃以华言相耀。惟荀悦、徐幹为愈。《申鉴》温温，怀宝自珍。《中论》朴质理达矣。殷基曰：“质胜文，石建；文胜质，蔡邕；文质彬彬，徐幹庶几也。”

学蛊第九（旭书九）

宋之余烈，蛊民之学者，程、朱亡咎焉，欧阳修、苏轼其孟也。修不通六艺，正义不习，而瞽以说经，持之无故，钱钱以御人，辞人也。不辨于名理，比合训言，反覆其文，自以为闻道，遭大人木强，而已得尸其名，以色取仁，居之不疑矣。轼之器，尽于发策决科，上便辞以耀听者；义之正负，朝莫之间，不皇计也。又飞钳而善刺也，审语默以自卫也，不知者一，宁墨藏其九；知不合一也，九合者不言。导人于感忽之间，疑玄之地以取之，故终身言谈无衅。且听辩之道，甲乙是非，本以筹策校计少多而断优绌。斯道少衰，惟后胜以为惊。故轼之诘人，专以后起伏击，无问其得失盈于算数未也。夫程朱虽未竟驹眇，犹审己求是；夸不若修，无寻常丈墨检式不若轼。修之烈，令专己者不学而自高贤，自谓以文辞承统，正体于上，玄圣素王。轼也使人跌趺而无主，设两可之辩，杖无穷之辞，遁情以笑，谓道可见端而不睹其尾，谓求学皆若解闭者，以不解解之也。孔子曰：亡而为有，虚而为盈，难乎有恒矣！巫医尚不可作，况朴学百艺邪？幸有顾炎武、戴震以形名求是之道约之，然犹几不能胜。何者？淫文破典，鞞靡者众。今即消士人以程、朱，辄勃然，以为侏儒鄙生我矣；消以修、轼，什犹七八欢舞。校其乡背之数，学之不讲，谁之咎也？《易说》曰：“阴羽之鸣，其子和之，不如翰音，丧其中孚；中孚之丧，不如大风，噫气落山；风之噫而山材落也，款言所以为蛊也。”嗟乎！赫赫皇汉，博士黯之。自宋以降，弥又晦蚀。来者虽贤，众寡有数矣。不知新圣哲人，持名实以遍诏国民者，将何道也？又不知齐州之学，终已不得齿比于西邻邪？

世言尊君卑臣，小忠为教，至程、朱始甚。此则未是。唐末说《春秋》者日众，要以明其事君尽谄之义。盛均作《仲尼不历聘解》，孙郃作《春秋无贤臣论》，皆持此旨。

宋人张之，亦其势也。然程、朱犹有是非然否之辨。程于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盖一言以为不智尔。欧阳则壹任名分，无复枉直可辨；其于孙复，颂美不尽，正以所见翕合故也。朱元晦亦言明复《春秋尊王发微》，推言治道，瘳瘳可畏。此则欧阳之余烈，已流及朱学矣。吾不谓程、朱绝无瑕疵，然即小忠为教一言，其祸首亦非程、朱也。

王学第十(虬书十)

王守仁南昌、桶冈之功，职其才气过人，而不本于学术。其学术在方策矣，数传而后，用者徒以济诈，其言则祇益纒简麤犷。何也？王守仁之立义，至单也。性情之极，意识之微，虽空虚若不可以卷握，其颺理纷纭，人鬣鱼网，犹将不足方物。是故古之为道术者，“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庄子·天下篇》语)”。《周官》《周书》既然，管夷吾、韩非犹因其度而章明之。其后废绝，言无分域，则中夏之科学衰。况于言性命者，抱蜀一趣，务为截削省要，卒不得省，而几曼衍，则数又亡以施。故校以浮屠诸论、泰西惟心合理之学说，各为条牒，参伍以变者，蛰之与昭、跛之与完也。夫浮屠不以单说成义，其末流禅宗者为之。儒者习于禅宗，虽经论亦不欲睹，其卒与禅宗偕为人鄙。义窳乏而尚辞，固籀质也。尝试最观守仁诸说，独“致良知”为自得，其他皆采自旧闻，工为集合，而无组织经纬。夫其曰“人性无善无恶”，此本诸胡宏(胡宏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义完具，无适无莫，不可以善恶辨，不可以是非分。”)又曰：“性者，善不足以言之，况恶邪？”)而类者也，陆克所谓“人之精神如白纸”者也。其曰“知行合一”，此本诸程颐(程颐曰：“人必真心了知，始发于行。如人尝噬于虎，闻虎即神色乍变。其未噬者，虽亦知虎之可畏，闻之则神色自若也。又人人皆知脍炙为美味，然贵人闻其名而有好之之色，野人则否。学者真知亦然。若强合于道，虽行之必不能持久。人性本善，以循理而行为顺，故烛理明，则自乐行。”)案：此即知行合一之说所始)而紊者也，徒宋钘所谓“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者也(案：以色变为行，是即以心之容为心之行也。此祇直觉之知，本能之行耳。自此以上，则非可以征色发声，遽谓之行也。然程说知行，犹有先后。希腊琐格拉底倡知德合一说，亦谓了解善为何物，自不得不行之。并有先后可序。王氏则竟以知行为一物矣。卒之二者各有兆域，但云不知者必不能行，可也；云知行合流同起，不可也。虽直觉之知，本能之行，亦必知在行先，徒以事至密切，忘其距离，犹叩钟而声发，几若声与叩同起。然烛而暗除，不见暗为烛所消，其实声浪、光浪，亦非不行而至，其间固尚有忽微也。要之程说已滞于一隅，王氏行之，其缪滋甚)。其于旧书雅记邪，即言“尧舜如黄金万镒，孔子如黄金九千镒”，则变形于孔融者。融为《圣人优劣论》曰：“金之优者，名曰紫磨，犹人之有圣也”(《御览》八百十一引)。”即言人心亡时而不求乐，虽丧亲者，蓄悲则不快，哭泣擗踊，所以发舒其哀，且自宁也，则变形于阮籍者。籍为《乐论》曰：“汉顺帝上恭陵，过樊濯，闻鸟鸣而悲，泣下横流，曰：‘善哉鸟鸣！使左右吟声若是，岂不佳乎？’此谓以悲为乐也”(《御览》三百九十二引)。”夫其缀辑故言如此其众，而世人多震慑之，以为自得。诚自得邪？冥心子思以成于眇合者，其条支必贯，其颺理必可以比伍。今读其书，顾若是无组织经纬邪？守仁疾首以攻朱学。且朱学者，恒言谓之支离矣。泛滥记志而支离，亦职也。今立义至单，其支离犹自若。悲夫！一二三四之数绝，而中夏之科学衰。故持一说者，傀卓于当年，其弟子无由缘循榦条以胜其师，即稍久而浸朽败。自古皇汉先民以然，非独守仁一人也(丘震曰王氏自得之义，独“致良知”一说。此固不可推究以极其辞，何者？良知不可言“致”，受“致”则非良知，当言“致可能性”尔。王氏胶于《大学》致知之文，以是傅会，说既违于论理，推究之则愈难通。宜其弟子无由恢扩也)。抑吾闻之，守仁以良知自贵，不务诵习，乃者观其因袭孔、阮，其文籍已秘逸矣。将钩沉摭喷以得若说，而自讳其读书邪？夫不读书以为学，学不可久，为是阴务诵习，而阳匿藏之。自

尔渐染其学者，若黄宗羲、李绂，皆博览侈观，旁及短书。然宗羲尚往往以良知自文。章言不饰，李绂始为之。

颜学第十一（庖书十一）

明之衰，为程、朱者痿弛而不用，为陆、王者奇觚而不恒。诵数冥坐与致良知者既不可任，故颜元返道于地官。以乡三物者，德、行、艺也，斯之谓格物（案：以习行三物为学，无为傅会格物。傅会则“格”字训诂，终不可通）。保氏教六艺者，自吉礼以逮旁要三十六凡目也。更事久，用物多，而魂魄强，兵农、水火、钱谷、工虞，无不闲习。辅世则小大可用，不用而气志亦日以奘馥，安用冥求哉？观其折竹为刀，以胜剑客，磬控驰射，中六的也；当明室颠覆，东胡入帝，而不仕宦，盖不忘乎光复者。藉在挽近，则骑馱而动旌也。故曰：“勇，达德也。”又数数疚心于宋氏之亡，儒生耆老痛摧折才士，而不用其尚武，则义之所激已。然外救九容、九思，持之一跬步而不敢堕《曲礼》；自记言行，不欺晦冥；持志微眇若是，斯所以异于陈亮也。苦形为艺，以纾民难；其至孝恻怆，至奔走保塞，求亡父丘墓以归；讲室列弦弛弓矢，肄乐而不与众为觳；斯所以异于墨子也。形性内刚，孚尹旁达，体骏馥而志齐肃，三代之英，罗马之彦，不远矣！独恨其学在物，物物习之，而概念抽象之用少。其讥朱熹曰：“道犹琴也（本作“《诗》《书》犹琴也”，与前后文义皆不合，今以意更正），明于均调节奏之谱，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其距千里也。即又有妄人指谱而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协声均，理性情，通神明。’无越于是谱，果可以为琴乎？故曰以书为道，其距万里也。千里万里，何言之远也！亦譬之学琴然：歌得其调，抚嫻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节，声求协律，是之谓学琴矣，未为习琴也；指从志，音从指，清浊疾徐有常节，鼓有常度，奏有常乐，是之谓习琴矣，未为能琴也。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审也，诗歌惟其所欲也，志与指忘，指与弦忘，私欲不作，而大和在室，感应阴阳，化物达天，于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指不弹，志不会，徒以习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日不睹，耳不闻，徒以谱为琴，是指蓊丘而谈滇池也，故曰万里也（录颜说）。”

夫不见其物器而习符号，符号不可用。然算术之横从者，数也。数具矣，而物器未形，物器之差率，亦即无以跳匿。何者？物器丛繁，而数抽象也。今夫舍谱以学琴，乃冀其中协音律，亦离于抽象，欲纤息简而数之也。算者，谱者，书者，皆符号也。中国自六经百家以逮官书，既不能昭晰如谱，故胶于讲读者，颺缪于古人而道益远。非书者不可用，无良书则不可用。今不课其良不良，而课其讲读不讲读，即有良书，当一切废置邪？良书废，而务水火工虞，十世以后将各持一端以为教。昔管子明水地，以为集于天地，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故曰水神。惟他流士（希腊人）亦谓宙合皆生于水。海克德斯（希腊人），明神火播于百昌，则为转化，藏于匈中，干曠者为贤人，润湿者为愚人。此皆嵬琐于百物之杪枝，又举其杪枝以为大素，则道术自此裂矣。故曰滞于有形，而概念抽象之用少也。颜氏讥李颺不能以三事三物使人习行，顾终身沦于讲说。其学者李恭、王源，亦皆愆创空言，以有用为臬极。周之故言，仕学为一训（《说文》：仕，学也）。何者？礼不下庶人，非宦于大夫，无所师。故学者犹从掾佐而为小史（秦法以吏为师，此革战国之俗，而返之三代也）。九流所萌蘖，皆畴人之法，王官之契也。然更岁月久，而儒、道、形名，侵寻张大，以为空言者，社会生生之具至交错。古者更世促浅，不烦为通论。渐渍二三千岁，不推其终始，审其流衍，则维纲不举，故学有无已而凑于虚。且御者必辨于骏良玄黄，远知马性，而近人性之不知；射者必谨于往鏃拟的，外知物埠，而内识埠之不知；此其业不火驰乎？其学术不已憔悴乎？观今西方之哲学，不赅万物为当年效用，和以天倪，上酌其言，而民亦沐浴膏泽。虽玄言理学，至于浮屠，未其无云补也。用其不能实事求是，而颺理紊疹者多，又人人习为是言，方什伯于三物，是故文实颠僂，国以削弱。今即有百人从事于三物，其一二则以爱智为空言，言必求是，人之齐量，学之同律，既得矣！虽无用者，方以冥冥膏

泽人事，何滞迹之有？颜氏徒见中国久淹于文敝，故一切以地官为事守，而使人无窈窕旷间之地。非有他也，亦不知概念抽象则然也。虽然，自荀卿而后，颜氏则可谓大儒矣（案：《荀子·解蔽》云：“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觚。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是以辟耳目之欲，而远蚊虻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思仁若是，可谓微乎？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有子恶卧而焯掌，可谓能自忍矣，未及好也。辟耳目之欲，可谓能自强矣，未及思也。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可谓危矣，未可谓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强？何忍？何危？故浊明外景，清明内景，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强？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仁者之思也恭，圣人之思也乐，此治心之道也。”据是，则至人无危，其次犹有闲居静思、辟欲远声者。以此思仁，是非李侗所谓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者邪？故知此事无与禅宗。特以藏息自治，任人自为，不容载诸学官律令，故师保诸职，未有一言及此。颜氏谓非，全屏此功，亦视思仁之道大轻矣，斯其不逮荀子者也）。

清儒第十二（庖书十二）

古之言虚，以为两笋之间，当其无笋（本《墨子·经上》。笋即笋，柱上小方木也）。六艺者（凡言六艺，在周为礼、乐、射、御、书、数，在汉为六经。此自古今异语，各不相因，言者各就便宜，无为甘辛互忌），古《诗》积三千余篇，其他益繁，觚触无协；仲尼剟其什九，而弗能贯之以笋间。故曰：达于九流，非儒家擅之也。六艺，史也。上古以史为天官，其记录有近于神话（《宗教学概论》曰：“古者祭司皆僧侣。其祭祀率有定时，故因岁时之计算，而兴天文之观测；至于法律组织，亦因测定岁时，以施命令。是在僧侣，则为历算之根本教权；因掌历数，于是掌纪年、历史记录之属。如犹太《列王纪略》《民数纪略》并列入圣书中。日本忌部氏亦掌古记录。印度之《富兰那》，即纪年书也。且僧侣兼司教育，故学术多出其口，或称神造，则以研究天然为天然科学所自始；或因神祇以立传记，或说宇宙始终以定教旨。斯其流浸繁矣。”案：此则古史多出神官，中外一也。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学说则驳。《易》之为道：披他告拉斯家（希腊学派）以为，凡百事物，皆模效敷衍，其性质有相为正乏者十种：一曰有限无限，二曰奇耦，三曰一多，四曰左右，五曰牝牡，六曰静动，七曰直线曲线，八曰昏明，九曰善恶，十曰平方直角。天地不率其秩序，不能以成万物，尽之矣（案：是说所谓十性，其八皆《周易》中恒义。惟直线曲线、平方直角二性，《易》无明文。庄忠械《周易通义》曰：曲成万物，在《周髀》为句股弦，引伸之为和为较，言得一角则诸角可以推也。《易》不言句股弦，而言曲成，何也？句股弦不能尽万物，故一言“曲成万物”，又言“不遗”也。天之运行十二辰，曲成也。地之山川谿涧，曲成也；人物之筋脉转动，曲成也。故言“曲成”可以该《周髀》，言《周髀》不可以该“曲成”也）。《诗》若《薄伽梵歌》，《书》若《富兰那》神话，下取民义，而上与九天出王。惟《乐》，犹《傒马》（吠陀歌诗）、《黑邪柔》（吠陀赞诵祝词及诸密语，有黑白二邪柔）矣，鸟兽将将，天翟率舞，观其征召，而怪迂侏大可知也。《礼》《春秋》者，其言雅训近人世，故荀子为之隆礼义，杀《诗》《书》。礼义隆，则《士礼》《周官》与夫公冠、奔丧之典，杂沓并出而偕列于经。《诗》《书》杀，则伏生删百篇而为二十九（《尚书大传》明言“六誓”、“五诰”，其篇具在伏书。伏书所无，如《汤诰》者，虽序在百篇，而“五诰”不与焉。以是知二十九篇伏生自定，其目乃就百篇杀之，特托其辞于孔子耳。谓授读未卒遽死者，非也。知杀《诗》《书》之说，则近儒谓孔子本无百篇，壁中之书，皆歆、莽驾言伪撰者，亦非也）。《齐诗》之说五际、六情，度《颂》与《国风》，而举二《雅》（连鹤寿曰：十五《国风》，诸侯之风也；三《颂》，宗庙之乐也；唯二《雅》述王者政教，故四始、五际专用二《雅》，不用《风》《颂》。案：刘子骏《移太常博士》曰：“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盖过矣。三家《诗》皆杀本经，而专取其一帙；今可见者，独《齐诗》。《齐诗》怪诞，诚不可为典要，以证荀说行于汉儒尔）。虽然，

治经恒以诵法讨论为剂。诵法者,以其义束身,而有隆杀;讨论者,以其事观世,有其隆之,无或杀也。西京之儒,其诵法既狭隘,事不周浹而比次之,是故齟差失实,犹以师说效用于王官,制法决事,兹益害也。杜、贾、马、郑之伦作,即知“传国不在敦古”,博其别记,稽其法度,核其名实,论其社会以观世,而“六艺”复返于史。神话之病,不渍于今,其源流清浊之所处,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昭然察矣。乱于魏晋,及宋明益荡。继汉有作,而次清儒。

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楷;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三事皆有作者,然其弗逮宋明远甚)。家有智慧,大湊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蹕善矣。始故明职方郎昆山顾炎武,为《唐韵正》《易诗本音》,古韵始明,其后言声音训诂者禀焉。太原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定东晋晚书为作伪,学者宗之;济阳张尔岐始明《仪礼》;而德清胡渭审察地望,系之《禹贡》;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宋明谰言。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先栋时有何焯,陈景云,沈德潜,皆尚洽通,杂治经史文辞。至栋,承其父士奇学,揖志经术,撰《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始精眇,不惑于谰闻;然亦泛滥百家,尝注《后汉书》及王士禛诗,其余笔语尤众。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声为《尚书集注音疏》,萧客为《古经解诂》,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而王鸣盛、钱大昕亦被其风,稍益发舒。教于扬州,则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以次兴起。萧客弟子甘泉江藩,复纘续《周易述》。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翬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屈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王引之尝被诏修《字典》,今《字典》缪妄如故,岂虚署其名邪?抑朽蠹之质不足刻雕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孙诒让,皆承念孙之学。樾为《古书疑义举例》,辨古人称名牴牾者,各从条列,使人无所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孙为经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往往近名家者流,非汉世《凡将》《急就》之侪也。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彥密严縻,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然自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继之,尤善言明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过《史通》。而说《礼》者羈縻不绝。定海黄式三传浙东学,始与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礼书通故》,三代度制大定。唯浙江上下诸学说,亦至是完集云。初,太湖之滨,苏、常、松江、太仓诸邑,其民佚丽。自晚明以来,喜为文辞比兴,饮食会同,以博依相问难,故好浏览而无纪纲,其流风遍江之南北。惠栋兴,犹尚该洽百氏,乐文采者相与依违之。及戴震起休宁,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不便文士。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儒始交恶。而江淮间治文辞者,故有方苞、姚范、刘大櫆,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薄程朱。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案:方苞出自寒素,虽未识程朱深旨,其孝友严整躬行足多矣。诸姚生于纨绔绮襦之间,特稍恬悛自持,席富厚者自易为之,其他躬行,未有闻者。既非诚求宋学,委蛇宁靖,亦不足称实践,斯愈庠也)。故尤被轻蔑。范从子姚鼐,欲从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伤。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其后方东树为《汉学商兑》,徽章益分。阳湖恽敬、陆继辂,亦阴自桐城受义法。其余为俚辞者众,或阳奉戴氏,实不与其

学相容(偏辞诸家,独汪中称颂戴氏,学已不类。其他率多辞人,或略近惠氏,戴则绝远)。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涂自然也。文士既已婴荡自喜,又耻不习经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学,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今文者,《春秋》,公羊;《诗》,齐;《尚书》,伏生;而排斥《周官》,《左氏春秋》,《毛诗》,马、郑《尚书》。然皆以公羊为宗。始,武进庄存与与戴震同时,独喜治公羊氏,作《春秋正辞》,犹称说《周官》。其徒阳湖刘逢禄,始专主董生、李育,为《公羊释例》,属辞比事,类列彰较,亦不欲苟为恢诡。然其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及长洲宋翔凤,最善傅会,牵引饰说,或采翼奉诸家,而杂以经纬神秘之辞。翔凤尝语人曰:“《说文》始一而终亥,即古之《归藏》也。”其义瑰玮,而文特华妙,与治朴学者异术,故文士尤利之。道光末,邵阳魏源,夸诞好言经世,尝以术奸说贵人,不遇;晚官高邮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为名高;然素不知师法略例,又不识字,作《诗、书古微》。凡《诗》今文有齐、鲁、韩,《书》今文有欧阳、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齐、鲁、大小夏侯,尤相攻击如仇讎。源一切混合之,所不能通,即归之古文,尤乱越无条理。仁和龚自珍,段玉裁外孙也,稍知书,亦治《公羊》,与魏源相称誉。而仁和邵懿辰为《尚书通义》《礼经通论》,指《逸书》十六篇,《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矫造,顾反信东晋古文,称诵不衰,斯所谓倒植者。要之,三子皆好为姚易卓犖之辞,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谗语。惟德清戴望述《公羊》以赞《论语》,为有师法。而湘潭王闿运并注五经。闿运弟子,有资州廖平传其学,时有新义,以庄周为儒术,说虽不根,然犹愈魏源辈绝无伦类者。大抵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征其文明。何者?传记通论,阔远难用,固不周于治乱。建议而不讎,夸诬何益?菟鬼、象纬、五行、占卦之术,以宗教蔽六艺,怪妄!孰与断之人道,夷六艺于古史,徒料简事类,不曰吐言为律,则上世社会污隆之迹,犹大略可知。以此综贯,则可以明进化;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故惟惠栋、张惠言诸家,其治《周易》,不能无摭摭阴阳,其他几于屏阁。虽或琐碎识小,庶将远于巫祝者矣。晚有番禺陈澧,当惠、戴学衰,今文家又守章句,不调洽于他书,始知合汉、宋,为诸《通义》⁽¹⁾及《读书记》,以郑玄、朱熹遗说最多,故弃其大体绝异者,独取小小翕盖,以为比类。此犹掬豪于千马,必有其分判色理同者。澧既善傅会,诸显贵务名者多张之。弟子稍尚记诵,以言谈剿说取人。仲长子曰:“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详不言,一也;窃他人之说,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见《意林》五引《昌言》)。”

自古今文师法散绝,则唐有《五经》《周礼》《仪礼》诸疏,宋人继⁽²⁾之,命曰《十三经注疏》。然《易》用王弼,《书》用梅賾,《左氏春秋》用杜预,《孝经》用唐玄宗,皆不厌人望。梅賾伪为古文,仍世以为壁藏于宣父,其当刊正久矣。毛、郑传注无间也,疏人或未通故言,多违其本。至清世为疏者,《易》有惠栋《述》,江藩、李林松《述补》(用荀、虞二家为主,兼采汉儒各家及《乾凿度》诸纬书),张惠言《虞氏义》。《书》有江声《集注音疏》,孙星衍《古今文注疏》(皆削伪古文。其注,孙用《大传》《史记》,马、郑为主。江间入己说。然皆采自古书,未有以意铍析者)。《诗》有陈奂《传疏》(用毛《传》,弃郑《笺》)。《周礼》有孙诒让《正义》。《仪礼》有胡培翬《正义》。《春秋左传》有刘文淇《正义》(用贾、服注;不具,则兼采杜解)。《公羊传》有陈立《义疏》。《论语》有刘宝楠《正义》。《孝经》有皮锡瑞《郑注疏》。《尔雅》有邵晋涵《正义》,郝懿行《义疏》。《孟子》有焦循《正义》。《诗》疏稍胶,其他皆过旧释。用物精多,时使之也。惟《礼记》《穀梁传》独阙。将孔疏翔实,后儒弗能加,而穀梁氏淡泊鲜味,治之者稀,前无所袭,非一人所能就故。他《易》有姚配中(著《周易姚氏学》),《书》有刘逢禄(著《书序述闻》《尚书今古文集解》),《诗》有马瑞辰(著《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著《毛诗后笺》)。探贖达悃,或高出新疏上。若惠士奇、段玉裁之于《周礼》(惠有《礼说》,段有《汉读考》),段玉裁、王鸣盛之于《尚书》(段有《古文尚书撰异》,王有《尚书后案》),张逢禄、凌曙、包慎言之于《公羊》(刘有《公羊何氏释例》及《解诂笺》。凌